

# 铝盔，并不遥远的记忆

刘建民

2022年第三天，有幸获赠《中国工业史·石油工业卷》，上下两册，近230万字，真的很厚很重。我一直惦记着这套书的编纂出版，因为我是海洋石油子弟，虽然大学四年后未尝像父辈、兄姐那样在石油行业打拼谋生，但在我的编辑生涯与日常生活中，石油、石油工人、石油文学都属于特殊的字眼，一直闪烁着独特的魅力。

《中国工业史·石油工业卷》问世于2021年。2021年对中国人来讲，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与这一时间节点相关的著作迭出，其中有一本《先锋：百年工人诗歌》，这部“国内第一部百年视野下的专题性的工人诗歌选本”如今成了我的枕边书。将这两部著作参照着读，可以祛除个人的历史盲点，更清晰地认知许多石油诗歌的岁月斑痕，也会些许唤起青葱时节的记忆。比如《我为祖国献石油》一歌。

这首歌的歌词选入了《先锋：百年工人诗歌》，其作者薛柱国1956年从部队转业到玉门，1961从玉门油田转战至大庆。遥想当年，不知词作者、曲作者姓氏名谁，但喜欢这首诗。不仅喜欢歌唱家厚重低沉的声音，逢重要节日时，也曾常见父兄与众多石油工人登台合唱这首歌。

诞生于1964年的这首歌，歌词初刊于

1964年4月号的《诗刊》，同年6月又刊发于光明日报，几乎和我的岁数一样大。歌中那句“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头戴铝盔走天涯”，先后出现过两次。我在石油子弟学校读书的时候，并未亲见“铝盔”，不过当时也未曾多想，自豪地唱就是了。“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头戴铝盔走天涯”“天不怕，地不怕，风雪雷电任随它，我为祖国献石油，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的家。”豪迈潇洒。直到在《先锋：百年工人诗歌》读到《死去的时候戴着铝盔的诗人》，心中升起小问号。

“铝盔”到底长什么模样？这诗人指的是谁呢？是那个提到石油诗歌必言及的诗人李季吗？

于是上网查。网上有人同问：石油工人为什么戴的是铝盔，而不是钢盔等其他材料的头盔？回答是：铝盔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材料技术不像现在这么先进，当时只有铝盔相比之下既轻便、又结实、又不至于产生碰撞火花。在网上的一段段视频中，我总算见识了铝盔、铁人王进喜戴过的铝盔。据称，当年领导人视察大庆时也是戴着铝盔来到石油工人劳动现场的。

“死去的时候戴着铝盔的诗人”一定指的是诗人李季。

1952年，在甘肃玉门，诗人李季曾写过《我站在祁连山顶》，“像一个守卫边疆的战士，/我昼夜站在祁连山顶。/我站在那雄

伟的井架下面，/深情地照料着我的油井。我见过黎明怎样赶走黑夜，/我见过破晓前最后熄灭的那颗晨星，/我见过坐着第一辆车去上工的兄弟，/我见过金光四射的太阳怎样升上天空。”

甘肃玉门，是新中国第一个石油生产基地。

1958年，当青海冷湖油井喷出油流时，李季又写下了《一听说冷湖喷了油》：“一听说冷湖喷了油，/昆仑山上吐豪言：/柴达木是祖国的新玉门，/原油就像长江黄河一样流不断！”

柴达木冷湖油田勘探发现于“二五”期间。

李季与石油、石油人，与荒漠、戈壁滩结下不解之缘：“亲爱的朋友，看起来，/我是和石油结了不解缘，/我的生活的道路，/注定是在充满油味的戈壁滩。本来石油的芳香已足够使我迷醉，/何况戈壁上又吹来阵阵的春风。/在这遍野的钻机震动的时候，/我怎能离开那些戴铝盔的弟兄。”（《春节寄友人》1958年）

李季离不开石油人，石油人也不会忘记他这位大诗人。1991年，诗人李季去世的第11个年头，长庆石油人第广龙望着摇曳的红柳丛，想起了那个把玉门当作故乡的诗人，于是有了《死去的时候戴着铝盔的诗人》：“凡有石油处/都有玉门人/玉门的石油大哥都戴铝盔/唯那个方脸的汉子是诗人/看上去，却像个老钻工……你已经

死了好多年了/死的时候/带走了一页铝盔/一页铝盔就是一座祁连山/还被你敲打着/一声一声/都是你血的音响”。

铝盔，石油人曾经的标志。在那个岁月，戴一页铝盔入葬，无疑体现着一位诗人对石油人的长情。

当年，对玉门、对戴铝盔的石油人怀抱炽情的诗人有许多，昌耀发表于1982年的《在玉门，一个意念》别具只眼，催人泪下：“在酒泉西部盆地，/在玉门，/在出产骆驼草、黑色金子和夜光杯的地方，/人的纪念碑/建造在高高的丝绸古道。/那一座座钢的活动的制品/是具有灵魂的。/是具有感情的。/是具有灵魂与感情的妇人们在风中作婆娑舞。/如此日日夜夜。/可是，你们戴铝盔的玉门人呵，/为什么要说她们/只不过是工作在井群上的一些抽油机呢？/而我更愿把她们想象作是在为摇篮中的乳儿/一次次弯腰哺食的母亲。”不少人曾将抽油机形象地称作磕头机，也有人将其形容为采油树，但昌耀思维跳宕，不同凡响地为之赋予了情感和灵魂，把它想象为“一次次弯腰哺食的母亲”。

坦率地讲，《先锋：百年工人诗歌》漏选了许多石油行业内成长起来的石油诗人，或者说错失了许多石油行业诗歌作者创作的更好的石油诗。但它毕竟为我们记录下诗人内心深处对石油、石油人的情感，为后人提供了珍贵的细节、场景和深情。

李晓

春节假期后上班第一天，埋植在我体内的生物钟将我早早唤醒。走在马路上，两旁樟树、榕树的高大树冠处浓黑如墨，有鸟啁啾不停，催促着我加快脚步往单位走去。

食堂里，清晨六点就赶来上班的周师傅在火光熊熊的厨房里忙碌着，一口大铁锅里腾起滚滚热气。上班第一天早餐，吃的是周师傅早晨包的饺子。周师傅的饺子，如花苞状，个头大，一口咬下去，是喷香的腊肉馅儿。我问周师傅，过年喝酒了吗？周师傅笑笑说，自己血压有些高了，就和从广州回来的大舅子喝了两顿酒。

同事们吃着饺子时，彼此打量着面容。或许是春节期间的营养饱和，有的同事下巴上多了一层肉，面部长得也饱满了起来。

春节在单位值班时，整幢大楼安静得能听见它均匀的呼吸声，这呼吸声来自单位里那些文件、报纸、电脑、办公桌椅、茶杯。我感觉它们都是有生命的东西，在春节里徐徐吐出气流，氤氲着单位里安静的节气。在走廊里来回踱着步，想起平时同事们的相处，他们个性各异，做着各自手头的那份工作，按部就班中，很少有新鲜的事情降临。

我与同事们的相处若即若离。一杯老荫茶泡了又泡，茶水冷了又热了，杯子有了厚厚一层茶垢。这也是我在一个单位多年的味道。

去年秋天，两位同事因升迁调动了单位，他们在工作群里同大家打了个招呼，一些同事们的祝福语还没来得及看一看，就匆匆退群了，等待他们的是一加入新单位的群。那一刻，我有些说不出来的失落。同事之间这么多年的相处，一点分别时刻泛起的涟漪，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一些老同事到了退休年龄，看着他们清理收拾着自己办公室的东西后交给新来报到的同事，青丝已添了白霜，我心里有些伤感。

我靠在一退休老同事的门前，望着脱了漆后有了斑驳木纹的门，想起有个加班的周末，他推开了我的门，把一个装得满满的纸袋递给我，说，这是他打听到的治痔疮的偏方。我起身答谢，冲动之中真想上前拥抱一下这个平时木讷寡言的同事，但最终忍住了。我曾无意间向这位老同事说起我妈有痔疮的毛病，没想到这句话竟在他心里扎下了根。

还有次加班，我见楼下一个眼熟的身影晃动，那不是三个月前退休的同事老向吗？下楼打招呼，老向一见是我，嘴唇嗫嚅着同我紧紧握手。老向说，趁晚上到单位楼下走一走，感受一下熟悉的气息，原想退休后有大把时间去云游四海，现在才突然感到自己离开了单位是多么孤独。

我进这个单位的时间比刚来的新同事年龄还大。有位新同事对我说，叔啊，你在一个单位这么多年也不厌倦，确实不容易。那一声亲热的“叔”，让我感到单位上渗出的包浆，灌注进了我的血液里。

上班了，上班了。在时间的滴答声中，春夏秋冬的早晨，我站在窗前，凝望着大街上匆匆的人流车流，那里有奔赴各自命运与前程的上班人，汇聚成人间的万千气象。

## 明年春节再回家

长亭

就地过年，对在外地工作的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因为疫情，很多人已经连续两三年没能回家过年。但对刚参加工作的我来说，却还是第一次。

我是一个恋家的人，即使去很远的外地读大学，每年寒假也都要回家。因此自打出生以来，离家最长的时间是半年。去年工作后，整一年没回家，想家时总安慰自己，再坚持坚持就过年了，可以好好回家玩几天。临近春节，思乡情绪逐渐浓厚，但由于各种原因，回家的行程一直没能确定，最后只能接受就地过年的现实。

说实话，心情确实低落了几天。但是腊月二十八那天一次街头的偶遇让我改变了想法。下班后，我在街上闲逛，看到昏黄的路灯下，街头还有不少外卖骑手、快递小哥骑着电动车匆忙驶过。可能临近春节，业务忙，他们的电动车有的前前后后挂了10多份外卖，有的车厢顶上都堆满了大大小小的快递纸箱。

十字路口等红绿灯的间隙，我问一位外卖小哥，春节是否放假，他笑着摇摇头。“不准备回老家过年了？”我又问。他笑着点点头。

在这个城市，还有那么多没回家过年的人，他们有的是为了工作，有的因为防疫需要或是别的什么。想到这，我不再觉得孤单。外卖小哥脸上的微笑，也让我沉郁的心情一扫而空。

为了让一个人的春节也充满仪式感，我列了个计划表，确定假期每天该做些什么。按照计划，腊月二十九上午，我到附近的集市，采购了春联、饺子、熟食等，中午12点前赶回租住的地方贴春联。因为老家的风俗是，春联贴晚了，说明这家人懒，寓意接下来一年会错过很多福气。所以为了讨个好彩头，即使人在外地，也不能破了这个规矩。

春节联欢晚会是每年除夕必看的。往年在家过年，每到这一天，鞭炮声、烟花声不绝于耳，尤其晚上八九点钟，远处近处响成一片，即使关上门窗，将电视声音开至最大，也很难听清电视里的声音。而今年的春晚，是印象中看得最认真的一次。

今年的春晚节目里，比较亮眼的是脱口秀演员王勉与歌手大张伟表演的音乐脱口秀。

这个节目节奏很欢快，但内容很“扎心”，道出了很多年轻回家过年时可能遇到的尴尬场景。比如被亲戚邻居盘问，做什么工作、工资多少、有没有对象、打算什么时候结婚、有没有买房买车……作为大龄青年的我，回家过年肯定也躲不过这些“灵魂盘问”。想到避免了遭遇类似场景时一次次脚趾抠地的尴尬，心中竟生出一丝侥幸。

大年初一去看了电影，假期后面几天也没闲着，补追了一部收藏很久的电视剧，翻了翻去年买来一直没读的书，约朋友逛了博物馆，最重要的是看了几场冬奥会比赛直播。今年的冬奥会就在“家门口”举行，而且一个月前因为工作，追过几部与冰雪运动相关的影视剧，所以在观看冬奥会赛事时有了更多的体会和感受，这个春节假期也因此变得丰富起来。回头想想，如果春节回家了，可能就没有时间和心思做上面这些事。

虎年春节假期已经结束。回家过年的也陆续启程返回工作岗位，短暂的相聚后，他们又经历了一次别离。像我一样就地过年的人，虽然没能体会家乡浓浓的年味，但是相信每个人也都给生命留下了一些不一样的回忆。春秋积序，日月如梭，希望疫情早点过去，明年春节，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见想见的人。



《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局部) 佚名 [明]

这幅画于1966年在江苏省苏州市虎丘乡的新庄出土，是明代佚名画家创作的绢本设色画。它是一幅设色艳丽的宫廷画，反映了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明宪宗朱见深元宵节当天在内廷观灯、看戏、放爆竹行乐的热闹场面，是一幅反映宫廷生活的风俗画。该图内容丰富充实，景物繁复，人物众多，疏密得宜，繁而不乱，密而不闷，疏而不散，各个景物表达得十分生动。

## 小河春

赵国培

这条小河  
实在小得可怜，  
多小的地图上  
也没有落脚点；  
但它又实实在在  
生活在大自然。  
冬魔猖獗时  
并未冻僵信念，  
心间依然  
春意潺潺。  
万物苏醒时  
热泪涟涟，  
与大江巨川并肩  
一齐欢呼呐喊，  
拥抱世间温暖。  
含笑告别  
丢盔卸甲的  
残冰败雪，  
浅唱低吟  
毅然加入  
阵容强大的  
新春乐团。  
喝彩助威的，  
有和风细雨，  
有花艳叶繁，  
有绿水青山，  
有丽日蓝天。  
哦！  
还有依偎它怀中的  
嫩柳丝丝  
娇杨片片。  
那是  
一只只小船，  
船上  
乘坐着  
许许多多  
春天！

## 沽酒三田漾

杨静龙

沿河一长溜村舍，约略五十户，大多是两层楼，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建筑。

村妇们三三两两，在河埠头洗刷衣物。微波粼粼的河面上，漂来一蓬水草，几只鸭子竞相争啄，嘎嘎的欢叫声打破了冬日乡村的宁静。

在小河与屋子中间，是连成一片的水泥地，宽七八米，从村东连到村西，说是村道，是晒谷场，也是各家门前院子。

这是我朋友潘文泉的老家，太湖南岸一个普普通通的水乡小村，在湖州城东北三十里外。村内有一只水泊子，叫三田漾，村庄即取其名，叫三田漾。江南人精细，水泊子大者叫湖，小者叫塘，不大不小的叫漾。三田漾傍河而建，旱季供水，几条弯弯曲曲的小河像飘出去的风筝线把浩渺的太湖拉到了身边。稻田，河港，水漾，略显冷清的村落，远处欣欣向荣的工业园区，构成一幅现代江南农村的奇特景象。

潘文泉才华横溢又古道热肠，听说我要买土烧酒，就陪我们来到他老家。不一会儿，他抱着一坛土烧酒，吭哧吭哧从农户家里出来，我和同行的两位朋友谢根林、黄其恕见状连忙上前搭手，几个人七手八脚抬上车去。酒坛小半人高，坛口用水泥封着，50斤土烧酒，加上坛子，总有六七十斤重吧？

村民们围拢过来，有人撒了一圈香烟，就热闹了起来。

一个有酿酒的村庄，自然是有话题的。

潘文泉的姐夫站在一群人当中，我说：“去年到三田漾买酒，你请我们吃饭，喝的是你家酿的存放了三年的土酒，口味真好。”

对方笑道：“是吗是吗，我们可是正宗的三粮液么。”

“我们三田漾的三粮液，都比得上五粮液了……”潘文泉接过去说，口气中满是自豪。

旁边的村民解释道：“三田漾的土烧酒用高粱、小麦、稻谷三种粮食做原料，所以叫三粮液。”

人们都笑了起来。

一幅画面在笑声中浮现在我眼前。晒谷场上，高高竖着几台洋铁皮的酿酒炉，村民们坐在炉前矮脚凳子上，往炉膛里添着柴火。炉子上端是发了酵的高粱、小麦和稻谷，热气腾腾，发酵的粮食蒸熟后的甜香味扑面而来。一根细细的软管子从炉底一端伸出，下方是一只收口很小的大肚子酒坛。一汪清流从管子里淌出，渐渐沥沥，落入坛里，纯粮酒特有的迷人芳香随之四处飘散，带着酒香的云朵在三田漾上空徘徊，醉了一般……

那是去年秋天我来三田漾买酒时看到的一幕，今年却是没看到村民们在自家门口土法酿酒的场景，也许是过了时节，也许是

是因为疫情，我没有问。

“你们也种高粱吗？”我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江南农村多种水稻，小麦也偶有种植，但种高粱的并不多见。村民们却给了肯定的回答，说，我们也种高粱，种高粱就是为了酿酒。

看起来，三田漾人酿酒已经有了情怀，他们酿造的三粮液除了自己喝，逢年过节作为“好东西”送亲朋好友，不是有人求托，一般并不出售。这么说来，我这是沾了朋友潘文泉的光了。对于像我这样爱酒的人来说，开车到郊外买一坛两坛土酒，形式已经远远大于内容，乡愁超过了酒香，可谓“沽酒客来风亦醉，卖花人去路还香”。

潘文泉的老父亲九十多岁了，身体硬朗，独自住在三田漾的老屋里。

当我们走进这栋五进深的狭老屋时，老人正手脚麻利地剥着一条新鲜的鲤鱼，灶头上放着几只酒瓶。我想老人肯定也是一个爱酒之人，一问，果然平时喜欢喝一蛊自酿的三粮液。

车子在浓浓的酒香中驶离三田漾，经过邻村一排粉墙黛瓦的村舍时，谢根林指着其中一间说：“喏，那就是我家的老房子……”他与潘文泉早年隔漾而居，也是一个喜欢喝几蛊的人，黄其恕打趣道：“三田漾养育了你们两个文人，也培养了一大批酒人，哈哈……”